



假发下的伤心人

赵波※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女性新触觉小说 •

假发下的伤心人

赵 波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发下的伤心人/赵波著.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005-540-X

I.假… II.赵…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780 号

女性新触觉小说
假发下的伤心人

策 划 人 / 邵 东 杨 彬

作 者 / 赵 波

责任编辑 / 赵亚虎

版式设计 / 尹 珺

封面设计 / 风 子

责任印制 / 李一鸣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 / 86-10-68995424(总编室)

86-10-68994118(发行部)

传 真 / 86-10-68326679

电子邮件 / nwpcn @ public.bta.net.cn

印 刷 /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32 开

字 数 / 176 千字

印 张 / 9.875

印 数 / 1—8000 册

版 次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005-540-X/I·053

定 价 / 16.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这个人不是特别自我炫耀

王 朔

赵波的小说不注重故事，有时候通篇看起来也看不出一个清晰的来龙去脉，似乎作者有意不追求戏剧性的效果。她的文字也不是所谓特别饱满的那种，不能说是平淡吧，而是比较老实的那种文字。不知不觉就看进去了，也许不知不觉就看困了，但是醒来的时候还可以捡起来继续看。她的小说我看的时候没有太多想法，但搁下来以后会有点亲切感。就像听一个女孩在那儿说她自己的那点儿事儿，说得也挺干净，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招你烦的东西。她倒是有能力捕捉到现在这种城市中人们情感中的触发点。所以说看她的作品的时候，也会觉得有时候她描写自己的某一段心境，你似乎也体察过，曾经有过，起码是在年轻时有过。如果说有什么不满足的话——就是跟阅读时的期待感不一样。了解赵波的写作风格后，看她的小说我不期待那些激烈的、剧烈的、特别刺激性的东西；我觉得比较适合——在傍晚的时候约不着人吃饭，自己一个人吃饭，天儿黑得还挺晚，吃

完饭呢电视也没多少意思，可以看一段赵波的小说，赵波这种故事线索比较淡的小说，也适合一段一段地读。其实她的小说有时候偏于散文，但是不会为了炫耀自己这是美文在里头拼命增加字词的色彩。

我觉得赵波写小说的态度还是比较舒服的，不是特自我炫耀。比方说有些人的小说就特别炫耀自己的文采，或者特别炫耀自己的知识，掉书袋什么的；还有些人特别炫耀自己的情感，好像自己无比极端，只有自己的感情最伟大或叫最有力量，很多男女往往都陷到这里头。赵波还算是有节制，其实现在这些年轻的女作家，并非个个张扬，也有比较能稳得住神的，譬如赵波。

赵波的写作破了一个神话——通常认为写小说的人都是非常特别的，比如说有天赋，比如说有很长时间的知识准备，其实假如我本身不是一个写作者，看赵波的小说我会产生那样的感受，就是——我也可以写小说。确实我觉得中国的小说，文字发展到今天，它的神秘感已经完全拨开了，没有什么神秘感，它就是一个人的自娱自乐，只要你掌握的文字量够描述自己情感的，写出来，这就是小说。文无定法，只有传统小说有一些规矩，比如说你要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环境，比如说你要有完整的故事，故事线索的进入你要讲究结构，我觉得在今天这都可以说是古典小说的路数了。今天的小说，我觉得，包括赵波在内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出现一

种文体——那种文体我现在无法命名，反正就是一种想到哪写到哪的这么一种文体——把这个自然段写精彩了，下一自然段另开，你可以看她小说里，感觉是有一百个开头在里面。我倒觉得这倒符合现代人的情感结构：都是一段段的，谁都没在追求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新文体的诞生，就是它这种小说与散文，真实与虚构，个人与社会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实际上我觉得本世纪以来，创作中出现一个特点，就是写整个社会、全民族的所谓大题材，古典题材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种题材的作家越来越少了。我倒不认为这是作家的关心面窄了，相反我认为这是作家的关心面宽了。我们开始写作那会儿都被教导文学要反映社会，反映人类，所以大家都在追逐大题材。今天的每个人相对来讲个性都更独立了，更完整了。我看书，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另一个人的活生生的自我，而不是关于我身处的这个社会由某个也许并不比我高明的家伙再给我饶舌地描述一遍。我相信这种新文体是将来文学发展的方向之一：越来越个人化。这个东西恐怕你再也不喜欢也好，你认为再背离文学的宗旨也好，它就是一个方向。在今天这个社会，个人表达可能是最重要的，每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其实每个人就是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完整的单位，这里面的事儿自己都没弄明白，就虚头八脑地关心别人，关心社会，那不是

小说应该承担的东西。电视剧,纪录片,新闻报道,纪实文学,这些东西就可以反映社会上的问题,不像十九世纪,只有小说这样一种形式,所以小说也被要求有反映现实的功能。在八十年代初期,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时候的人看小说当红头文件看,每一个新小说的出现,那会儿称它为报春鸟,就好像代表一种新的领域的禁区又被打开了,比如说你表现爱情,所有人都“哦”,可以谈情说爱了,变成了一种号召,是一种宣告式的。今天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的生活会因为一个小说怎样描写而改变,小说不再是作为一个通行证来下达准许令的东西存在了。人作为一个有机体,活一辈子,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想法,无穷无尽的感受,我觉得这在过去的文学中是没有穷尽过的,我们所说的过去的文学名著中,大概只有《红楼梦》是有描写一些个人的想法的,像《三国演义》呀、《水浒传》等都表现的是一些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像农民起义,群雄割据,表现的是事件本身,真正深入到人的内心的大概就只有《红楼梦》,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是远远没有被开掘到的。

谁要赵波去讲我们国家怎么回事,我们改革开放的路该往哪走,中国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民族素质,不用赵波来教。我觉得赵波对我们的价值就是——今天存在过赵波这么一个人,她想过什么事,她经历过什么事,她有过什么感受,这个可能更重要。

目 录

假发下的伤心人 / 1

暖冬 / 23

烟男 / 49

等待三十岁的来临 / 65

往昔 / 93

温润童心 / 113

养儿养女 / 141

偶然 / 169

日子潦草 / 189

执迷不悟 / 221

女友菠萝 / 231

何先生的今生今世 / 255



陈东

假发下的伤心人

假发下的伤心人

赵波

假发下的伤心人

在假发的遮掩下，我是一个伤心的女人，一个二十几岁已经老过头了的女人。我的家里墙上全贴了镜子，这样一个人在家里走动，就好像有好几个自己在走动。我不敢在灯下给假发梳理，那样面对镜子里我这个光头女子提着悬空的假发的样子，会让自己害怕。

假发下的伤心人

那天晚上，我去参加了小艾的婚礼。

说是婚礼，其实不过是请了一桌大学里的同学一道吃顿饭。

小艾和男方家里的两边亲戚都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在新锦江摆了几席酒隆重地对付过了，然后他们俩还去了新马泰旅行结婚。这样，等到请我们这些老同学吃饭的时候，她这个新娘子已经完全意兴阑珊了。

那天小艾没有过多化妆，头发也没弄，乱糟糟的显得有点短。说起来也不巧，她在四季火锅请客的这天，恰好天气突然冷了下来。连个招呼都没打，老天爷就像开玩笑似地突然从二十度可穿衬衫的当口下降到十二三度了。我在赶往四季火锅的路上，心急如焚，出租车排着很长的队，这天刚好还是周末。

天一冷，在马路边等车的人们现出一副缩头缩脑的可怜相，口袋里稍微宽松点的都等不及地扬手招车了。这样，我坐的出租车也就慢得像蚂蚁一样爬。等我赶到四季，一到旁边名叫金桂的小包间，就看到了小艾一头乱乱的卷头发，甚至她的衣服也丝毫没有新娘喜庆的特色，只是普通的一身羊毛套裙，咖啡色，式样还

有点老式。她的脸也没有和我想象中的那样带着美容院做过的痕迹。

看起来，这个素来爱打扮的老友，现在是以直接行动表示，她并未将这次结婚放在眼里。

十三个人，正好一桌，在休息座上稍事寒暄，人到齐了，都往里让，嘴里说着坐下坐下。等我和以前睡我上铺老是磨牙的张金金说完两句悄悄话，再被小艾拖进位子，竟发现这一个空位子是在新郎旁边的，小艾坐他另一边。所以我的一边是新郎馆，一边就是多嘴多舌的张金金。

我们没吃火锅，菜是早定好的。空气中有一份特有的麻辣味。这里的老板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同学，但不是我们班的，我不认识。小艾和这个火锅店老板谈过朋友，后来搞不清怎么分手的。她后来又有过一个关系不错的男友，我在大街上见过他们一次，显然不是今天的这位一直憨厚笑着在某外资公司任职的新郎。

张金金在旁边趁大家起立敬酒时分告诉我，他们是火速结的婚，还说新郎有点乡下口音。我没在意，一时有点心不在焉。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为表示庆祝，我穿了一件紫色长风衣，里面是黑丝绒长裙。脖颈处喷了香水，脸上扑过粉并小心涂过豆沙色口红。我已经好久没这样正经对待过我的脸了，却没想到做新娘的小

艾都那样不当回事。

服务小姐递来要由新娘亲自敬的喜烟和酒时，竟然错送到我的面前。她以为我是席上的女主角。大家起哄问什么时候该吃我的酒了，都是一个班的，年纪相似，现在他们大都有家了吧。

我心不在焉地担心小艾不要以为我是特意打扮光鲜来和她别苗头的，同学的问题也触到我的痛处，是啊，二十好几的人了，喜烟和酒何时也有我的手去亲自敬给人享用呢？

后来席上的气氛热烈起来，大家一致开始在小艾闹。染着头发的沈，脸上化着五彩妆，妖艳成熟得我都认不出来。小艾在给她点烟，旁边不时有人在吹灭她手中的火柴，小艾于是不停地在擦火柴，并且后来用五根一道来点，沈总算饶过了她，嘴里说是还要小艾谢谢她，因为这是五子登科的好彩头。

“蜜雪儿，我们的烟都点了，轮到你了。”

张金金在叫我，她说她刚让小艾点了一个十全十美。

小艾对我笑，并不是很放松的那种。

我说我不想抽烟，不如让新娘新郎互敬一杯酒。

小艾说他要开车，要喝她来代他喝。

这么快就知道心疼老公了，大家不干。最后小艾和新郎草草地一人一调羹地互喂了一口酒。新郎一看就是个好对付的人，傻傻的满足

的笑，少见的老实相貌。

小艾一直很清楚她要的是什么，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开的自己的私车。

我始终不明白自己的方向，始终像是在飘，所以只好又自顾自地喝了一口红葡萄酒。感觉更加飘。

有人开始唱歌，说是要每人唱一首与今天吃饭内容有关的歌助兴。

新郎新娘唱了《夫妻双双把家还》，张金金唱一支《山含情，水含笑》，最后一句是“笑迎新入归”；沈唱《护花使者》，一支粤语歌，节奏很快，念白一样什么什么心上人，让人想扭起腰跳起来；轮到我，只好找老歌。我已多年不唱卡拉OK，唱了一支费翔多年前带来的《读你》，老得快掉牙了。初听这首歌我还在青春期，老是暗恋别人，不敢让人察觉。现在一晃我已半老不老，心如止水。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醉人的经典，喜悦的句点，唔……”我说把这首歌献给小艾，愿意她永远读他不厌。旁边人不服，说应该让男士对小艾永远读不厌。我笑，暗想那也不是你我操心的事。

那个人我一直回避看他，尽管从眼睛的余光中知道他依然如旧日模样。也许稍稍老成一些，他一向少白头，自来旧，像姜文一样。也许，谁知道呢。我能感觉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往这边看。轮到他唱歌，我听到他选了一首张学友

的《想和你去吹吹风》，这首歌我倒曾经喜欢过，当时感觉歌词实在平实得好，没有一点故作多情。

好像还记得歌词大意：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已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感情浮浮沉沉，世事颠颠倒倒，一颗心硬硬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荣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情分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

我脑海里浮现的歌词与他的声音合拍，谁都知道他在对谁唱，突然有些安静，也许为这歌词感动。我们总是这样为一些歌词和一些虚无飘渺的画面而感动，像别人的爱情总是美丽的一样，轮到自己就再现实不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想浪漫的人也浪漫不起来。这种感觉很讨厌。

如果一对过去的恋人相隔多年能凭一支歌就破镜重圆，一起去吹吹风走过曾走过的路，那也太戏剧化了，我只会笑这幼稚。

小艾在看我，有意地眨眨眼睛。我满不在乎地喝酒，与张金金说悄悄话。

张金金说，你还是一个人过？

别把我想得那样纯洁。

那还不结婚？

结不结婚又有什么区别。

他们都不理解我，过去是，现在还是。我不想和他们一样，过着正常的日子，每天吃三顿饭，浑身上下透着一种吃喝拉撒的俗不可耐的味道。

我讨厌他们把我看成一个正常人。可我不知道自己哪里确实与众不同，这是我和自己过不去、常常感到无端痛苦的地方。

二

小艾总是能知道她要的是什么，只有我总是在飘一样的不安稳。

我想起小艾，总是会有一种惆怅。

这个名字像是暗合了我心底里一种怀旧一样的情绪。

过去的我们是一对情同手足的姐妹，大学四年，住一宿舍，我们一起听张金金的磨牙声，然后在暗夜中想象力纷飞，说着那些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缓缓睡去。

睡着了，我们还有相同的说梦话的毛病。甚至有次另一室友竟然听到我们在梦中对话，我说了一句什么，她也在梦里接嘴，而醒来我们

俩什么都不知道。

那位同学为要我们相信还想在下次听到时用录音机把那对话录下来。她还说我们在梦里都是各说各的家乡方言，一句也听不懂，我是江苏人，小艾是温州人，两个地方的话牛头不对马嘴，听得她头都晕了。

她说到这样，我们才相信了。

和小艾在一起进进出出，我们身着长裙在校园里走过，是一幅连自己都心醉的图画。那时候下面黑板上给 403 寝室的留言最多，写给我们俩的情书也最多。如果我和小艾出去一边吃冰淇淋草莓一边散步，准会有男生上来搭话，问我们是不是同胞姐妹。

可是毕业后，我和小艾在一个城市，却不大通音讯了。尽管我们地址搬迁，也知道互通电话告知，每一个生日都会寄一张卡片或者别的礼物。

我们只是知道彼此曾经好得如同一人。那份情谊似乎并没有消除，但是有什么无形的东西在阻隔着我们。

这都是因为一个男人。

很俗套的原因，在一对亲如姐妹的女孩之间，出现了一个让两人都动心的男人。

他不是最英俊，但他对任何年龄的女的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他平和愉快，轻声细语，善于倾听，温文尔雅的下面隐藏着特殊的强硬气质。

在这之前，我和小艾还从未碰上一个男人在我们面前不是软塌塌的。他的年龄介于二十四岁至四十四岁之间。他是一个魔鬼一样的情种，若无其事地对我们照单全收，或者说他是不忍心让爱上他的我们失望。

背叛信任我们的人能快乐吗？

我们开始是掩耳盗铃，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我和他出去，在他的皮包里偷看到小艾给他的信：你滑水了吗？希望你滑了，而且想着我。我希望你想着我，你好吗？我要你赶快回来，我爱你。

而然后，小艾和他出门，她看到他的BP机上有我的号码。

再也遮掩不住，我们都爱上了同样一个男人，并且为他也为彼此痛苦。

最痛苦的是明明知道一切，却为避免什么，谁也不提起他。

如果明说出来也许会好一点吧？我不知道。

最后是连我们最终坦白商量结果的机会也没有了。

这个情种男人死于车祸。也许那天我们俩都约了他，使他一时心神恍惚，在驾着摩托横过马路时被迎面而来的一辆卡车撞倒。

我们一起参加了情种的葬礼，我们相拥而泣，哭得成了泪人。